

罗刹女

黄鹰 著

第一章 红粉劫

黄昏。

烟外斜阳，柳内长堤。

一骑在烟柳中漫步长堤上。

青骢白马紫丝缰。

马上人亦是一身白衣，腰悬三尺七色明珠宝剑，年轻而英俊。

将落的斜阳在他的身上抹了一层金辉，轻柔的春风，吹飘着他的头巾，鬓发衣裳，柳烟仿佛如云雾；骤看下，人宛若天外飘来，此际又似要随风归去。

也许就只有天人才有一张他这样英俊的脸庞。

长堤下泊着一叶轻舟，一个老渔翁正与女儿在整理鱼网，听得马蹄声，不觉就抬头望去。

老渔翁精神矍铄，他那个女儿看样子才不过十七八岁，面貌颇娟好，衬着一袭藕色衣裳，更显得风姿绰约。

一望之下，两人齐都一怔。

老渔翁面露惊讶之色，他那个女儿那刹那却竟似痴了。

白衣人亦察觉这父女两人的存在，目光一垂，露齿一笑。

这一笑，比春风更轻柔，既亲切，又和蔼。

烟柳葱茏，春色已浓如酒。

白衣人这一笑却比酒还浓，那个少女一时间心神俱醉。

老渔翁也有微醉之感，目光已蒙眬起来，由心惊叹了一声。

……怎么人间有这样英俊、这样迷人的男儿？

这个年纪的男人，对白衣人这一笑也竟然有这种感觉，年轻的少女又焉能不为这一笑迷惑？

白衣人一笑便自抬头，金鞭一落，胯下青骢马脚步一快。

那个少女目送白衣人远去，一动也都不动，眼瞳中有一丝惆怅，也有一丝凄凉，忽然流下了两行珠泪。

老渔翁一直没有留意，这时候倏的留意，惊讶的问道：“金娃，怎样了？”

少女仿佛没有听到，仍然痴望着白衣人的去向。

老渔翁看见她全无反应，振吭再呼道：“金娃！”

金娃浑身一震，几乎栽翻舟外。

老渔翁慌忙一把扶住。

金娃如梦初觉，道：“爹，是你在叫我？”

老渔翁道：“当然是我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正要问你什么事？”

金娃愕然道：“没事啊！”

老渔翁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流泪？”

金娃“嘎”一声，伸手往眼睛揩去。

泪珠已被风吹落，触手冰凉，她又是一怔，脸颊连随就一红。

看样子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流泪。

老渔翁眼里分明，也觉得奇怪，但旋即若有所思，笑问道：“是不是因为方才走马经过那位公子？”

金娃的脸颊更红，忙不迭的摇头道：“怎会呢！”

老渔翁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金娃茫然摇头道：“我也下知道。”

这是事实。

老渔翁转问她道：“你认识那位公子吗？”

金娃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她接随反问老渔翁：“爹呢？”

老渔翁笑笑点头。

金娃追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老渔翁笑问道：“你问来干什么？”

金娃撒娇道：“爹，你说嘛。”

老渔翁点头笑道：“他就是爹以前跟你说过的……”

金娃脱口道：“是不是萧公子？”

老渔翁点头道：“除了萧七，还有谁能够只一笑就令我的金娃失魂落魄？”

金娃嘟嘴道：“谁失魂落魄了？”

老渔翁笑道：“还不承认啊，方才若不是爹一把扶住你，现在我看得到要用鱼网将你从水里捞上来。”

金娃跺足道：“爹，你再这样取笑我，看我以后还替不替你买酒？”

老渔翁却说道：“爹说的可都是老实话。”

金娃的脸颊忽然又一红，道：“这位萧公子长得好俊呀。”

老渔翁道：“否则又怎会被称为天下第一美男子？”

金娃道：“爹……”

只说了一个字便又住口。

老渔翁道：“你还想知道他什么？”

金娃反问道：“爹还知道他什么？”

老渔翁摇头道：“你爹下过是一个捕鱼的，连这次算在内，也只是见过他两次，我又怎能知道他多少？”

金娃道：“怎么不向其它人打听打听呢？”

老渔翁笑道：“又不是要跟他论婚嫁，打听来干什么？”

金娃垂下头去，若有所思。

老渔翁看着她，道：“你又在想什么？”

金娃半晌才抬起头来，呐呐地问道：“爹，你看萧公子是不是喜欢我？”

老渔翁一呆，问道：“你觉得他喜欢你？”

金娃道：“他方才不是在对我笑？”

这句话出口，她的脸颊已红如晚霞。

老渔翁又是一呆，笑道：“若说这就是喜欢，那么他现在的妻妾即使没有一万，九千九大概少不了的。”

金娃道：“萧公子很喜欢笑？”

老渔翁道：“以爹所知，这个人虽然本领高强，家里又富有，可是性情和蔼，毫无架子，平素总是笑脸迎人，很少厉言恶色以对。”

金娃心头一阵失望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老渔翁道：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，我相信错不了。”

金娃黯然无语。

老渔翁看在眼里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就算他真的是有些喜欢你，我们也高攀不起。”

金娃道：“嗯。”

老渔翁接道：“爹虽然年幼时跟村中的先生念过些书，所以也教你认得几个字，但我们到底是穷苦的捕鱼人家。”

金娃道：“女儿也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了。”老渔翁目光一转，“再说嘛，他若是真的喜欢你，最低限度，也该暂留片刻，一问你的姓名。”

金娃一声叹息，老渔翁一正面容，接道：“也幸好如此，否则可够爹担心的。”

金娃叹息地道：“我们是配不起人家嘛。”

老渔翁道：“这是一个原因。”

“还有什么原因？”

“这个人听说风流得很，到处留情，每一年都有不少人或为妻子，或为女儿，或为姊妹来找他算账。”

“我看他不像是这种人。”金娃面露怀疑之色。

老渔翁笑道：“你才见过他一面，就这样肯定？”

金娃红着脸，道：“实在不像啊。”

老渔翁也不分辨，笑道：“像也好，不像也好，与我们都无关，管他呢？”低头继续去整理鱼网。

金娃仍然望着长堤那边，倏的又问道：“不知萧公子哪儿去了？”

老渔翁漫应道：“大概回家。”

“他家在哪儿？”

“听说就在乐平县。”

“爹，什么时候我们也去乐平县走走？”金娃这句话出口，脸颊又红了。

老渔翁霍地抬头，笑笑道：“怎么？还下死心？”

金娃轻咬着嘴唇，不作声。

老渔翁笑接道：“乐平县我们不去了，但这样好不好，以后每天这时候我们就将船泊在这儿，他若是一个有心人，一定会再到这儿来寻你。”

金娃既喜还羞，道：“一定？”

老渔翁点头，道：“不过也有一个期限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三个月。”

“才九十天嘛。”

“应该足够了。”老渔翁又垂下头。

也不过片刻，金娃突然叫起来：“爹，你看！”

“难不成这么快就回头了？”老渔翁嘟囔着将头抬起来。

他并没有看见白马金鞭的萧七，金娃也不是望着萧七离开的方向。

她杏眼圆睁，瞬也不瞬的望着上面的柳堤。

一团浓重的烟正在柳堤上面弥漫开来。

斜阳未下，那团白烟在斜阳光影中，翻翻滚滚，就像是一个不停在变动的水母，又像是火炉上一锅正在沸腾的米粥。

斜阳如血，残霞如血。

那团翻滚的白烟也仿佛有血光在闪动，诡异之极。

附近的几株柳树已经消失在白烟中，也不知只是被白烟掩盖还是被白烟吞噬，不存在人间。

白烟逐渐竟是向小舟这边接近。

老渔翁越看越奇怪，道：“哪儿来的这股白烟？”

金娃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本来看着那边，突然好象听到有什么声响，转眼一望，这股白烟就出现了。”

老渔翁说道：“莫不是什么地方失火了？”

金娃道：“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烧的呢？”

老渔翁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股烟也不是这样。”

一股难言的恐惧突然袭上金娃的心头，冲口道：“爹，我害怕。”

老渔翁笑道：“不过是一团白烟，有什么可怕？”

他口里尽管这样说，心中其赏也有些害怕。

打鱼的人家本来就是比较纯朴，他活到现在，事实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团白烟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怪笑。

那阵怪笑声并不响亮，但听来却又非常清楚。

仿佛从天而降，又仿佛在地底涌上来，再一听，竟又似从水中发出。

说怪这笑声也实在怪得很，简直就不像由人口中发出来。

最低限度，老渔翁有生以来就从未听过这样怪的笑声。

他不由自主站起身子，金娃也几乎同时站起身子，那个身子已开始颤抖起来。

怪笑声连绵不绝，越来越低沉，越来越森冷，越来越恐怖。

老渔翁那片刻自然而然的生出了好几个恐怖念头，终于忍下住失声问道：“是……是谁在……笑？”

他的语声不住在颤抖，已有些不像他的语声。

翻滚的白烟应声“突突”的乱飞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还在其中挣扎欲出。

老渔翁由心寒了出来。

金娃越看越害怕，失声道：“爹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”

老渔翁一言惊醒梦中人，慌忙俯身拿起船头上插着的那支竹竿。

小舟却是系在堤边的一株树上，金娃虽然想立即走过去将绳子解开来，可是一双脚不知何时竟已软了，完全就不由自己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团白烟中倏的涌出了一样东西来。

老渔翁父女一眼瞥见，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呼，都是一个字。

“鬼！”

“鬼”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没有人可以肯定。

甚至“鬼”是否存在，也没有人敢断言。

千百年来，话说见过鬼的人虽然不少，真正见过鬼的人却怕并不多。

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。

且故妄听之。

但人各其词，文人画家的笔下，也各呈其异。

不过一个没有肉，没有血，只有一种骷髅，却又能够活动的东西，除了“鬼”之外，只怕没有第二个更适当的称呼了。

出现在老渔翁父女跟前的，正是一个那样的骷髅。

那骷髅散发着一个惨白色，令人心悸的光芒，裹在一块黑色的头巾之中。骷髅的下面是一袭黑色的长衫，胸襟敞开处，隐约露出了一条条惨白色的骨骼，拥着白烟，正向老渔翁父女飘过去。

骷髅的牙齿紧闭，那种恐怖的笑声分明就是在这个骷髅头内发出来。

老渔翁父女所有的动作那刹那完全停顿。

恐怖的笑声实时一敛，一个语声紧接从骷髅内传出来，道：“我王已决定下嫁萧七，有命令下来，人间女子若有对萧七妄生爱念，一律勾其魂，夺其魄！”

那语声诡异之极，森冷之极，恐怖之极。这完全不像人声，丝毫不像。

最低限度，老渔翁父女就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声。

他们只听得毛骨悚然，半晌老渔翁才明白那番说话的意思，变色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都不是。”

“真……真的是鬼？”

“人间如此称呼的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话已经说在前头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老渔翁面色一变再变，颤抖着一连说了两个“你”字，仍然接下上话去。

骷髅这时候又已飘近了点，黑黝黝的两个眼窟内闪烁着惨绿色的磷光，仿佛在瞅着金娃，忽然道：“金娃，你可知罪？”

金娃浑身一震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地狱冤差，勾魂使者，岂有不知的事！”

“我没有犯罪。”

“你没有听清楚，觊觎萧七，妄生爱念，罪大之极。”

金娃道：“我……”

老渔翁截口分辨道：“她只是随便说说，并没有那意思。”

骷髅却问金娃：“金娃，你是否很喜欢萧七？”

金娃竟不由自主点头。

老渔翁急忙挡在金娃面前。

骷髅实时道：“金娃，随我来！”

语声更阴森，更冰冷，仿佛在呼唤金娃的魂魄。

金娃惊惶之极，失声的叫道：“我不去！”

“岂由你不来。”骷髅又发出那种恐怖的笑声，拥着白烟继续飘前。

那团白烟距离小舟已经下过咫尺。

老渔翁那刹那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猛举起竹竿，迎头向那个骷髅击去，那个骷髅似乎冷不防老渔翁有此一着，竟然没有闪避。

莫非他无所不知，只不过信口胡诌，抑或他知道那支竹竿根本下能将他如何？

“卜”一声，那支竹竿正击在骷髅之上，那个骷髅立时爆开，粉屑也似飞扬开去，那个骷髅头竟就像白粉捏成的一样。

黑头巾迅速萎缩。

粉白烟白，飞扬的粉末刹那消失在烟中。

怪笑声立止，一声狼嚎般恐怖已极的怪叫声旋即在白烟中响起来。

那团白烟也同时暴盛，迅速将那只小舟吞噬。白烟中响起了金娃的惨叫声，老渔翁的惊呼声。也只是刹那，所有的声音完全消失，天地间完全静寂下来。

前所未有的静寂，死亡一样的静寂。

连风都静止。

烟仍然在翻滚，无声的在翻滚。

夕阳已西下。

残霞如血，江水知血。

整条柳堤一如浴在血中。

鲜血。

西下夕阳上月。

未到十五，已将十五。

月已圆。

月色苍白，柳堤苍白。

有雾。

雾未浓。

那股妖异白烟却已经完全消散。小舟仍系在那株柳树下，老渔翁父女仍在舟中，都是仰卧着，闭上眼，一动都不动。那支竹竿也仍然握在老渔翁的手里，莫非就是他竹竿一击，触怒了那个勾魂使者，非独勾去了金娃的魂魄，连他的也一并夺去了？

夜风吹拂，夜雾凄迷。

水荡漾，舟摇曳，发出了一阵阵轻微的“依呀”声响。

“依呀”声响中，那个老渔翁竟然悠悠醒转，他睁开眼睛，眼珠子一转，记忆仿佛就突然恢复过来，一骨碌爬起身子，目光就落在金娃面上。

金娃并没有醒转，仍然直卧在那儿，一双眼睛紧闭，面上毫无血色白纸也似。

老渔翁呆了好一会才蹲下身子，伸手探向金娃的鼻子。

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。

一触之下，他就像给毒蛇在手背上咬了一口，猛可一缩。

触手冰冷，金娃的鼻尖就像冰雪般，一些反应也都没有。

老渔翁随即第二次伸手摸去。

那只手颤抖得更厉害，这一次他没有再缩手。

金娃的气息已经断绝。

老渔翁的眼泪突然直流，双手猛地将金娃的尸体抱起来，发狂的摇撼，撕心裂肺的呼叫：“金娃……金娃……”

没有回答，没有反应。

老渔翁声嘶力竭，跪倒在舟上，不住的叩头。

他早年丧妻，就只有金娃一个女儿相依为命，但现在他唯一的这个女儿竟因为喜欢萧七，被地狱鬼差勾魂夺魄，你叫他如何不伤心？又如何甘心？

头已破裂，血在奔流。

老渔翁血泪哀求，咽喉已嘶哑。

没有理会。

夺魂勾魄的那个骷髅，那个地狱鬼差已回返幽冥，柳堤上也没有人。

一个也没有。

夕阳未下。

萧七人仍在柳堤上。

同样是柳堤，离开老渔翁父女却已有数百丈，在他的心中，也已没有老渔翁父女的存在。

他的笑，并不是只向金娃，也向那个老渔翁，只为了表示他的好感，绝无丝毫的爱意。

对任何人他都有好感，只有一种例外。

恶人。

他虽然不认识老渔翁父女，也没有一双只一瞥就能够分清楚善恶的眼睛，但是他相信，那样的一个渔家，应该不会是恶人。

寂静的柳堤上，难得遇上一个人，莫说是一笑，即使了打一个招呼，问一声安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。

况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的人。

他却是怎也想不到那一笑竟然引起金娃的误会，更想不到一笑竟然使金娃魄散魂飞。

地狱的使者也没有在他的跟前出现过，地狱中的女阎罗也、有给他任何通知。

到现在为止，他仍然不知道地狱中的女阎罗已决定下嫁他，而且严禁人间的女孩子对他生出爱念。

若是他知道，他一定不肯对金娃笑。

无论如何，他到底是一个善良的人。

第二章 断肠剑

这条柳堤萧七并不是第一次走过。

他知道这条柳堤虽然长，但入夜之前，以他现在的速度，必可以走完，但这条柳堤给人的却是无尽的感觉，夕阳又已将西下，所以他不由自主打快了马。

他一直没有回头。

即使他现在回头，也看不到数百丈那么远，看不到那边发生的怪事。

前面不远的柳堤下也泊着一叶轻舟，一个头戴着竹笠，赤裸着上身的汉子正在拔起船头上插着的竹竿，另一个也是头戴竹笠，却身穿灰衣的汉子正涉水走向堤下一株柳树。

那叶轻舟就是用绳子系在那株柳树之上。

灰衣汉子正就是走过去解开那一条绳子。

他们虽然听到蹄声，只见微微抬头一瞥，就继续做他们的事情。

对于这个美男子，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。

萧七也只是瞟了这两个人一眼。

绳子解开的时候，萧七正从小舟上经过。

灰衣汉子解绳的动作却于刹那间突然停顿，弃绳，纵身，飞鹤般凌空一拔二丈，半空中右手一翻，一支软剑从袖中飞出，飏的卷向萧七的头颅。

几乎同时，赤膊汉子亦从舟上拔起身子，手中竹竿的前端铮的弹出一文长逾一尺的枪尖，竹竿立时变长枪，嗤的疾向萧七的腰间刺去。

才刺到一半，那支长枪倏的猛一弹，一刺变成了六刺，本来只刺萧七的腰间，这刹那竟变了连刺萧七的肩、肋、腰、腿、膝、胫六个地方。

剑狠毒“枪凌厉”迅速而突然，若换是别人，不难就死在这一枪一剑的暗袭之下。

可惜他们暗算的是萧七，萧七的确一直都没有留意这两人，但这两人才一动，他立即就察觉。

“谁？”

叱喝声出口，萧七颀长的身子就离鞍飞起来，凌空一个风车大翻身，落在旁边一株柳树剑从他的脚下卷空，长枪“哧哧哧哧”刺空了五刺，最后一刺“夺”的刺在马腹上。

一刺即出，血激溅，那匹马痛极悲嘶，四蹄暴撒，狂奔了出去。

才奔出几丈，那匹马就倒了下来，伤口周围的肌肉这片刻竟已变成紫黑色。

流出来的血也都变成了紫黑色。

枪尖上有毒。

萧七看在眼里，面色一变，又一声叱喝：“谁？”

那两个汉子身形已落在柳堤上，一左一右，应声手一挑，他头上戴着的竹笠“呼呼”的飞了起来。

竹笠不是两张中年人的脸庞，容貌相似，年纪也显然差不多，好象就是兄弟。

事实就是兄弟。

这兄弟俩也就是江湖中人闻名色变的“中州双煞”，一个叫万安，一个叫万吉。

惹上他们兄弟两人的却是大大不妙。

因为这兄弟两人心既狠，手更辣，而且瑕疵必报，不致对力于死绝下

会罢休。

万安长于枪，枪尖上淬毒，万吉精于剑，剑锋上一样淬毒。
剧毒“绝毒”

竹笠飞开，夕阳就斜照在万安万吉兄弟的脸庞上。

丑恶的脸庞，狠毒的表情，披上金黄的阳光，有如两头凶猛的狮虎。

萧七目光一闪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中州双煞！”

万吉软剑迎风一抖，道：“正是我们兄弟。”

萧七道：“想不到。”

万安道：“你当然想不到我们兄弟竟然会找到这里。”

萧七道：“我只是想不到堂堂中州双煞竟然会双双埋伏暗算，若不是两位竹笠取下，露出本来面目，我还以为是两个小贼。”

万安脸庞一沉，道：“对付你这种不择手段之徒本就该不择手段！”

萧七道：“我如何下择手段！”

万安道：“你自己清楚！”

萧七道：“两位说话最好放明白！”

万吉冷笑道：“丁香这个女人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吧？”

萧七恍然道：“敢情两位就为了丁香那件事情到来找我？”

万安道：“一些也下错。”

万吉道：“幸好你这位萧公子还没有忘记。”

万安接问道：“丁香是何人，萧公子相信也一样并没有忘掉。”

萧七道：“嗯。”

万吉道：“诱拐别人的妻子，这笔账，你说应该怎样算？”

萧七却问道：“丁香是谁的妻子？”

万吉道：“萧公子到底还是一个健忘之人。”

萧七再问道：“是谁的？”

万吉道：“是我的。”

萧七道：“健忘的并不是萧某人，是你万老二。”

万吉道：“哦？”

萧七道：“萧某人清楚记得，丁香乃是范小山的妻子。”

万吉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这是两年之前的事情。”

萧七道：“之后呢？”

万安道：“丁香就改嫁给我二弟。”

萧七道：“范小山却说，是你那位二弟见色起心，将丁香强抢了去。”

万安回答道：“片面之词，又何足为据？”

萧七淡然道：“范小山一介文弱书生，就是胆子怎样大，也不敢犯到中州双煞头上，在动手之前，我也曾问过附近好些人，异口同声，都是那样说。”

万吉冷笑道：“所以你就替范小山出头，到我们万家庄将丁香抢回去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萧七直认不讳道：“是！”

万吉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萧七道：“过奖。”

万安插口道：“怪不得有句话说……色胆包天！”

萧七眨眨眼睛，道：“哦！”

万安道：“你这位萧公子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有谁不知道？”

万吉接口道：“话说到底，还不是瞧上了丁香。”

萧七说道：“两位大概还未知道范小山……”

万吉接口道：“难道是你的朋友？”

萧七道：“朋友的朋友。”

万吉道：“朋友妻，下可欺。”

萧七道：“这个还用说？”

万吉道：“朋友的朋友，也一样？”

“也一样。”

万吉大笑，转顾万安道：“大哥可曾见过鱼到嘴也不咬一口的猫儿？”

万安摇头道：“不曾。”

“丁香好歹也已经做了我的妻子两年了。”

“若有人夺你妻子，淫你妻，你又将怎样？”

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”

萧七冷冷插口道：“这句话应该由范小山来说。”

万吉道：“丁香随我离开他之际，我却是没有听到他这样说。”

萧七道：“一个文弱书生给刀架在脖子上，又哪里还敢说话？”

万吉道：“怎样也好，我万吉总算有个交代。”

萧七道：“我找到去的时候，两位却恰巧都不在家。”

万吉冷笑道：“真是巧得很。”

萧七道：“不过我已经给两位的管家交代过了。”

万吉道：“而且还打断了他的两条肋骨。”

萧七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有数。”

万吉道：“你没有我有。”

他冷笑接口道：“听说你当时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”

萧七道：“有没有，相信也没有什么分别。”

万吉冷笑。

万安亦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那次来得倒也是时候！”

萧七道：“事情有时就是那么巧。”

万安道：“话到现在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。”

萧七道：“说得却不是时候。”

万安道：“哦。”

“这些话应该在你们方才动手之前就说清楚。”

“若是连那一剑七枪你也躲不开，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们说话。”

萧七冷笑。

万安霍地一捋手中长枪，喝道：“拔剑！”

萧七的右手缓缓移向腰间那支明珠宝剑。

万吉实时一声暴喝：“且慢！”

万安道：“二弟你还有什么事情？”

万吉却瞪着萧七问道：“姓萧的，你将丁香藏在哪儿？”

萧七听到万吉这样问，才放下心来。

他实在有些担心，丁香、范小山已经被这兄弟二人找到。

以这兄弟二人的心狠手辣，若是给他们找到，范小山非独必死无疑，而且一定会死得很惨。

江湖中传言，这万氏兄弟曾经抓住了一个仇敌，杀了四天仍未将那个仇敌杀死，到第五天中午时分，那个仇敌才在他们兄弟面前咽下最后的一口气。

当时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人，身上已没有一分完整的肌肤。

这个传言也许只有一半是事实，甚至只有十分之一。

无论是一半抑或十分之一，可以肯定，那个人都绝下会死得舒服到那里。

范小山毕竟是萧七的朋友的朋友。

对于任何人，他都不忍他们有那种遭遇。

万吉见萧七不答，怒喝道：“说！”

萧七这才说道：“我没有将丁香藏起来。”

万吉道：“丁香现在人在何处，你真完全不知道？”

萧七淡笑道：“我将丁香交给范小山，事情在我便已了结，范小山将她带到哪里，是范小山的事情，与我又何干，为什么我要过问？”

万吉怒道：“姓萧的，你决定不说？”

萧七索性闭上嘴巴。

万吉还待说什么，旁边万安已挥手阻止，道：“二弟，你问他干什么，杀了他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花些钱，多教几个人到处打听，何愁不能够将范小山、丁香两人找出来？”

万吉一想也是，连声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

萧七实时道：“一言惊醒梦中人。”

万吉一反眼，道：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萧七道：“就是若非万老大那番话，萧某人真还不知道范小山那件事其实并没有解决，要彻底解决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万安替他接下去：“先解决我们。”

他再捋手中长枪，喝道：“下来！”

语音未落，他身形已动，蹶地小纵，手中竹竿同时向那株树上的萧七刺去。枪尖冷然闪超了一道惨绿的光芒，急劲如强弩。

幸好萧七已经领教过这两人的手段，一直就在小心着他们。

枪尖未刺到，他人已从那株树上拔起来，飞鸟般斜掠向旁边另一株树上。万安长枪追击，“唻唻唻”，凌空一连十三刺。十三刺尽皆落空，萧七眨眼间身形已落在那株柳树的梢头，一条人影即将鬼魅般从那株柳树下飞射上来，手中剑如毒蛇般刺向萧七的下盘。万吉一剑三式，一式三剑，万吉一刺就是九剑，这九剑只要有一剑刺破萧七的肌肤，萧七一条命只怕便会丢掉一半。

整支剑都已淬上剧毒，萧七已看在眼里，身形才落又飞起，万安那支长枪的第十四刺同时刺至。萧七那一动，却正好将万吉、万安的攻势都完全避开，他人在半空，右手猛一翻，“呛啷”的一声，腰间那支明珠宝剑终于飞虹般出鞘，三尺三寸长的剑，秋水般晶莹，毫无疑问是一支好剑。

人剑齐飞，凌空落下，万安眼中分明，身形一落一欺，长枪一沉，“唻唻唻”又三刺，萧七脚尖方沾地，长枪已刺至，那刹那之间，他的身子突然猛一旋，闪两枪，剑一翻，将第三枪挡开去。

剑挡在枪杆之上，“铮”的发出了一下金属交击声响。

万安那支长枪的枪杆看似竹制，事实上是铁打的。

他三枪刺空，枪势就一顿一收，万吉实时从旁边那株树后闪出，软剑斜卷萧七头颅。

萧七身一偏，剑一引，“叮”一声，将软剑接下，冷笑道：“中州双煞的名声，敢情就是偷袭得来的？”

万吉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软剑“嗡”的弹开，“嗤嗤嗤”三剑疾刺，万安一声喝叱，长枪配合软剑攻势，飞刺萧七必救之处。萧七身形暴退“枪剑追击”萧七一退再退，道：“看来两位果真是下杀我不肯罢休！”

万吉厉声道：“江湖上现在已人尽皆知你萧七强闯万家，夺去我万吉的妻子，我万吉若不杀了你，以后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”

说话间，万吉已连刺二十七剑，萧七一一地封住，叫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”

万安接口道：“万吉的事也就是我万安的事！”长枪十三刺萧七道：“当然当然！”身形连闪，万安十三枪一一刺空，枪势竟未绝，“哈”一声，第十四枪闪电般刺出，这一枪劲道之强，势力之急，角度之刁，远在方才那十三枪之上。萧七却一闪避开，剑一落，便待贴着枪杆削上去，可是万吉的软剑这刹那已向咽喉飞来，以咽喉换一只手，这种亏本生意，萧七当然不肯做。

他也只有一条命。

剑光一入目，他人已偏身斜退三尺，万吉软剑飞洒，紧追萧七，一剑十七式，寒光乱闪，暴雨般打下。万安“哈哈”叱喝连声，一刺十三枪，无一枪刺的不是要害，这兄弟二人显然联手已惯，一枪一剑配合得正恰到好处。好一个萧七，身形飞舞在枪剑之间，竟然仍是那么潇洒从容，可是在这一枪一剑的夹攻下，尽管他身形仍然从容，一支剑亦无法如意施展得开来。

夕阳西下。

残霞如血，江水如血。

萧七连接万吉一剑十三式，万安一刺十三枪，颇长的身子突然飞鹤般冲天拔起来，一拔三丈。万吉、万安一声怒叱，身形亦自拔了起来。枪疾刺，剑“哗啦啦”一响，突然断成七截，每一截断剑之间赫然都相连着半尺长短的一条铁链，三尺长剑立时变成了长逾六尺的炼子剑，飞缠向萧七的双脚，“铮”一声，链子剑缠个正着，却是缠在萧七的剑上，萧七拔身半空，原是要摆脱万家兄弟的夹攻，再行反击。

枪剑的追击乃是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万吉那一剑的变化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，可是他耳目的锐利，反应的灵敏，身手的迅速，却也是一般人所能及。

那刹那之间，他双脚猛一缩，手中剑闪电般一落，斜点在万吉那支链子剑的第二节之上，链子剑立时翻卷，卷住了萧七那支剑的剑锋，链子剑的剑尖那一翻之间，已然在萧七的靴底划了一道口子，却伤不到他的皮肉，他双脚一缩之际，身形亦同时一侧，正好将万安那一枪避开。

枪从他在肩上刺过，他左手猛一翻，一拍枪杆，身形急泻而下，他的剑仍缠在链子剑之中，仓猝间要抽剑固然是下易，但万吉要以剑伤他也一样不能，剑缠在一起，万吉的身形自然也被牵动，速向下沉，万吉一声喝叱，半空中出左拳，击向萧七的咽喉，萧七左手一圈，及时一掌拍开了万吉的左

拳，万吉连随抬右膝，撞向萧七的小腹，萧七的左膝同时一抬。

两膝相撞，“叭”一声，两人身形一分，已然着地。

萧七腕一翻，剑立即抽出，万吉也不慢，“哗啦啦”一响，链子剑回还飞斩，萧七身形急退，一退七尺，后背就撞在一株柳树的树干之上，万吉把握机会，链子剑“哗啦啦”拦腰疾扫，几乎同时，萧七双脚突然一滑，身子贴着树干滑下，整个后背刹那几乎都贴在地面上，这个人的反应实在敏锐，应变实在迅速，万吉那支链子剑也就在那刹那贴胸掠过，正扫在那株树上，“刷”的一声，那一株柳树在剑光中折为两断，一道剑光同时从地面飞起，飞向万吉的腰腹，萧七贴地滚身，断肠一剑终于出手，万安身形亦已落地，那边一眼瞥见，失声惊呼：“二弟小心！”身形凌空，人枪化成一道飞虹急激射出。惊呼声力出口，万吉已经肠断，萧七断肠一剑从万吉左腰刺入，右腰刺出，几乎将万吉拦腰斩成了两截，腰未断，肠已断，万吉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，人与剑，剑与树，齐倒在地上，鲜血飞激，与晚霞相辉映。萧七剑斩万吉，人已从地上弹起来，剑一引，再迎上万安凌空刺来一枪，“叮”一触枪尖，“四两拨千斤”，就将万安闪电奔雷也似的一枪卸开，万安看见万吉倒下，目眦迸裂，嘶声怒吼，长枪一吞一吐，瞬息三变，一变七枪，三变二十一枪，枪枪飞刺萧七咽喉，萧七连接二十一枪，已被迫退半丈，万安枪势再变，“呼”地头顶之上一抡，“横扫千匹马”，拦腰疾扫向萧七，势不可当，萧七急退，万安紧追上前，长枪飞旋，接连三枪，都是一式“横扫千匹马”，萧七一退再退，人已被迫出柳堤之外，他身形轻捷如飞燕，堤边脚一点，倒飞两丈，横越过水面，竟落在万家兄弟泊在堤下那叶小舟上，系在柳树上的绳缆已解开，小舟已被江水涌出了丈外。

萧七身形倒飞落下，小舟竟只是轻微弱一晃。

这个人的轻功毫无疑问并不在剑术之下。

万安眼里分明，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人枪亦从柳堤上射出，一枪闪电般凌空刺向小舟上的萧七，枪尖“嘶”的刺裂了空气，萧七几乎同时从小舟上拔起身，人剑弩箭般射向万安，剑在人前，流星般闪亮而辉煌，万安半空中枪势一连七变，萧七剑势也七变，再一变，人剑从枪下射进，万安眼看一连七剑都落空，第七枪甚至从萧七的头上刺空，心头不由得大骇，他的第八枪方待刺出，已瞥见萧七人剑从枪下箭矢般射来，一声惊呼，身形急偏，萧七的剑势竟然还有一变，惊呼刹那变成了惨呼，萧七从万安身旁射过，剑从万安小腹刺入，右腰刺出，一剑断肠。万安惨呼道：“好，断肠剑——”鲜血飞激之中，连人带枪“噗通”直堕入水里，一圈血晕立时在水中散开“萧七已落在柳堤之上，剑低垂，剑尖在滴血。

血滴在地上，溅开了一朵朵血花。萧七目光一落，剑一挑，猛一抖。

“嗡”一声余血尽飞，剑锋在风中龙吟。

萧七也叹息在风中。

第三章 青龙十一刀

又是黄昏。

夕阳边，云淡淡，小桥外，柳丝丝。
萧七缓步从柳林中走过。
走向那边小桥。
晚风吹起了他的衣袖，也吹给他柳花的芬芳。
他嗅着这柳花的芬芳，精神更清爽，走出了柳林，一点醉意也都已没有。

他已经醉了差不多一天。
每当杀人后，他总是习惯躲起来醉一醉，以酒洗心中的杀气，洗去所吸入的血腥味。

那条柳堤的尽头有一间小小的酒家，他就买醉在间酒家之内。

只是醉，并未倒。

他带着七分醉意在那间酒家之内画了一幅画，做一首诗。

画画的就是那条柳堤上的风光，诗吟的也是。

诗写在画上。

他文武双全，诗书画方面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武功，但两河名士，比得上他的，却也没有多少个。

很奇怪，他作画写诗，大都在杀人之后。

也许他亦是藉之消除心中残余的杀气血腥味。

幸好他喝酒作画写诗的时候并下多。

他不喜欢杀人，一点也不喜欢，可是面对恶人，路见不平的时候，心中的杀气却立即火焰般飞扬，手中剑不动则已，一动必杀人，绝不留情。因为他练的根本就是杀人的剑术，无情的剑术，传他的剑术的也并不是别人，就是无情子。

“中原第一剑”无情子，无情子纵横江湖数十年，斩恶除奸，心狠手辣，一支无情剑，七七四十九式断肠剑法，据说未逢敌手。

无情剑现在挂在萧七腰间，至于七七四十九式断肠剑法，萧七也已尽得无情子真传。

无情子在萧七出道之后，亦已退出江湖。

他一生之中，就只有萧七这个徒弟”这个徒弟总算还没有令他失望。

萧七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无情剑下诛杀的无不是奸恶之徒。

所以很多人都说，萧七是一个侠客。

每听到这种说话，萧七都只是淡然一笑。

他并没有立心做一个侠客，他所以路见不平，除强扶弱，只不过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那样做。

也许他虽无意做一个侠客，体内流的却是侠义之血。

小桥流水。

一个人铁塔也似立在小桥上。

这个人六十左右年纪，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跨一把长刀，一身锦衣夕阳下闪闪生辉。

晚风吹起了他的衣袖，桥下流水有他的倒影。

夕阳将下，天地苍茫，一股难言的豪迈之气，猎猎衣袖飞舞响声中，从这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了。

他瞪着萧七走近。

萧七并没有发觉这个人的存在，头低垂，也不知在思索着什么。

他一步踏上桥头，才有所感觉，猛抬头，目光落在那个锦衣人的面上，一落一怔，脚步一顿，失声道：“董千户！”

锦衣人环眼一翻，叱喝道：“大胆萧七，竟敢直呼我名字！”

霹雳也似的叱喝声，震人心弦。

萧七又是一怔，随即抱拳道：“董老前辈！”

董千户咧开嘴大笑，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“奔雷刀”董千户二十年前便已经名震江湖，刀出如奔雷，性情也是霹雳一样，当真是人快刀快。

他名字本来并非叫做千户，千户这个名字是别人替他改的，也名符其实。

对于这个名字他一些意见也没有，欣然接受。

因为无论如何，这比他本来的名字好得多了。

他也是乐平县的人，退出江湖之后，也就在乐平县住下，一直没有离开。

所以萧七对于这个人并不陌生。

可是这个人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，却仍是不免有些儿奇怪。

他奇怪问道：“这么巧。”

董千户摇头道：“一些也不巧。”

萧七愕然道：“老前辈莫非是有意在这里等我？”

董千户道：“不错！”

萧七道：“哦？”

董千户道：“前天找已经接到消息，知道你回来。”

萧七道：“好快的消息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一接到消息，我就准备起程去找你，谁知事情那么巧，不迟不早来了几个老朋友！”

他一捋颌下长须，道：“几年不见，难免喝上几杯，该死的酒，竟然醉了我整整一天！”

萧七笑笑道：“老前辈喝的只怕不是几杯。”

董千户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个当然，莫说几杯，就算几壶，也未必醉倒我。”

萧七道：“良友相逢，把酒聚旧，未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一个人开心之下，自然就会多喝几杯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不错不错！”

萧七道：“反正我是回家去，老前辈来不来找我其实都一样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我却等不及了。”

萧七听得奇怪，正想追问，董千户的话已接上：“我今天早上才动身，估计你应该来到这附近的，所以起程之前，先教了几个奴才赶来将你留住，就是你半途改变主意，溜到别处去，也可以有一个消息，那晓得我人来到，奴才们一个个回报，都说到处不见。”

萧七又待开口，可是董千户的话又抢先接上：“我只道你闻风先遁，独自到处找了一趟，来到这桥上，一口气无处发泄，正准备将这条桥踏断，谁知道你小子就从那边走过来。”

萧七道：“幸好我及时出现，否则教老前辈你连人带桥堕进水里，如何

过意得去？”

董千户一笑，连随又板起脸孔，道：“你小子整整一天到底哪里去了？”

萧七直言道：“躲在一家酒家内喝酒去了。”

董千户目光一落，萧七衣衫上酒痕斑驳。

目光一落一抬，董千户就想起了一件事，道：“你莫非又杀人了？”

萧七笑笑道：“老前辈还记得我这个习惯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你这个习惯不好。”

萧七点头，道：“的确不好。”

董千户目光一闪，道：“今天有消息传来，中州双煞伏尸在那边柳堤之上，齐眦肠断，莫非就是你小子下的手？”

萧七没有否认，道：“正是！”

董千户放声大笑，道：“杀得好！”萧七道：“哦？”

董千户道：“这万家兄弟无恶不作，若非这几年我骨头懒得可以，不想外出，若是他们就住在乐平县的附近，我早已拿刀去砍掉他们的脑袋！”

萧七道：“晚辈代劳也一样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这兄弟二人武功听说也有几不子，而且诡计百出。”

萧七道：“这是事实。”

董千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有你的！”

萧七道：“若换上前辈出马，是必一刀一个，杀得更爽快！”

董千户一笑骂道：“小子你少拍我马屁！”

萧七道：“前辈一把奔雷刀，江湖中人岂非早就已闻风丧胆！”

董千户大笑道：“那是陈年旧事，现在宝刀老矣，英雄老矣。”

他话说得似乎很谦虚，其实一些也不谦虚。

因为他的心中，人仍是英雄，刀乃是宝刀。

这个人年纪虽然一大把，豪迈还是不减当年，也仍喜欢被人捧承。

萧七正想趁他高兴，问他此来何事，但又给董千户抢在前头。

董千户笑问道：“中州双煞为什么要找你拚命？”

萧七道：“因为我曾经强闯万家，打伤了他们好几个人！”

董千户又问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萧七道：“抢走了万老二的老婆。”

董千户笑容一敛，板起脸孔道：“你小子当真色胆包天！”

萧七叹息一不道：“晚辈可是替朋友抢的！”

董千户道：“助纣为虐，更是罪加一等！”

萧七道：“万吉那个老婆却是抢自我那个朋友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大胆万吉，心目中难道没有王法？”

萧七道：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王法为何物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哪。”

萧七道：“即使不太好，也不会是太坏的事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中州双煞，本就死不足惜。”

萧七道：“有前辈这句话，晚辈就安心了。”

董千户道：“你什么时候，变得这样多礼？”

萧七道：“对于前辈侠客，晚辈一直是深心尊敬的。”

董千户闷哼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心目中没有我这个老东西。”

萧七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